

臺灣社會學刊 第32期  
2004年6月 頁223-228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32, June 2004

書 評

產業研究的下一步：  
評瞿宛文、安士敦，《超越後進發展：  
台灣的產業升級策略》

2003年，台北：聯經

吳泉源

吳泉源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Chyuan-Yuan Wu,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ociology, Tsing Hua University.

大約從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開始，台灣社會學界啟動了本土化的反省與辯論之後，一波又一波的研究者開始深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進行研究，企圖掌握台灣社會的變遷與運作機制。自此，社會學的研究方向與主題就相當緊密地扣連著台灣社會發展所面對的一個又一個的迫切問題與挑戰。社會學研究緊密跟隨現實的迫切議題，從學術史的角度，利弊互見。其中一個關鍵在於，對議題的研究能不能具有累積性與持續的推陳出新。社會學界對於台灣經濟發展的研究，就是一個值得我們持續觀察與省思的領域。

瞿宛文跟安士敦（Alice H. Amsden）合著的《超越後進發展：台灣的產業升級策略》一書（以下簡稱《後進發展》），代表對於台灣經濟（產業）發展最新的一個研究成果。任何關心台灣經濟轉型的社會學者或一般讀者也好，很容易立刻就被這本書的標題所吸引。理由很簡單。

戰後台灣工業化一個重要的特色就是，在全球商品鏈的製造加工環節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且隨著全球工業化的發展，不斷地在工業成品的世界市場上推陳出新，持續扮演關鍵的角色。但是，過去這種鑲嵌在台灣特有的社會與文化脈絡、犧牲環境與生活品質、透過各種直接間接補貼、鼓勵量產的積累方式，也逐漸飽和、面臨轉型的挑戰。最明顯的徵兆就是，台灣這些一個又一個量產衝到「世界第一」的產業，毛利率迅速下降的速度，或用本書作者的話，產品成熟變成「利潤薄如紙」的速度，似乎愈來愈快。換言之，當台灣這種「後進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基礎工業已經建立，但既未臻世界技術尖端，且不能夠再以低廉、非技術的工資取勝，此時如何在世界市場上競爭」（p.1），已經是一個同時具有重大現實與理論意涵的研究課題。好奇的讀者從書架上取下這本書閱讀之後，會滿懷欣喜還是失望而歸，相當程度取決於本書作者定位研究問題與解答的策略、以及這個研究策略與讀者的期待之間的落

差。

《後進發展》一書的提問其實有一個發展理論（或發展社會學）的歷史脈絡。對台灣社會學界八〇年代以後開始接受發展理論洗禮的研究世代來說，最早的研究關懷可以用俄裔經濟史家 Alexander Gerschenkron 1962 年的經典作品（*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作一個重要的起點與分水嶺。Gerschenkron 提出一個奠基性的問題：後進國家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可以擺脫落後的困境、趕上先進國家的發展程度？！這其實也是二次戰後聯合國所謂的發展年代（developmental decade）所要追尋的核心謎題，各式各樣我們今天熟悉的發展理論從六〇年代開始百花齊放，餘波盪漾延續至今。

Gerschenkron 的提問到了本書的第二作者安士敦教授這一輩研究發展的學者，問題意識已經有所不同：後進國家與先進國之間的落差（gap）在現實上被承認是太大而無法跨越（too big to leapfrog），發展理論轉而開始探討，後進國家如何透過各種制度性的安排與學習機制，逐步縮小落差，不斷地去趕上先進國家的發展腳步。換言之，對《後進發展》一書的作者來說，「升級」，就像「經濟落後」或「先進國家」，都是相對性（或移動）的概念。後進國家如何透過學習、組織變革、或策略不斷縮小落差，趕上先進國家乃是核心的關懷與研究議題。這本書鎖定的就是台灣這個中等開發（技術）的後進經濟，如何持續在世界市場上保有競爭力這個特定的研究問題，展開經驗的探討以及和既有理論的對話。

釐清這個脈絡很重要，否則讀者很容易對於《後進發展》一書產生錯誤的期待，或是指摘作者對於「產業升級」的提問沒有緊扣現實關懷、或滿足更大的期待——雖然我後面會指出，這個期待不一定是無的

放矢！「產業升級」在本書中，具體地指涉的是，像台灣這個以代工策略成功地在國際經濟分工體系中取得製造成熟科技產品優勢位置的後進者，如何持續改善中級技術產業的生產績效、或是不斷切入技術層次更高的產業、保持要角的地位。換言之，後進經濟體產業升級的核心在於，迅速適應全球市場的變化製造出新的產品！本書的核心結論，透過電子業與服務業的經驗證據，相當簡單明瞭：產業升級除了需要累積後進者的優勢外，最關鍵的要素是擴大規模（upscaling）。

更進一步講，本書作者認為台灣過去十多年來產業升級的內涵，以電子業和新近自由化後的服務業為代表，包含了不同的競爭性資產、新的競爭模式、以及背後所蘊含的制度與組織變革等三個面向。從實際產業發展的經驗去考察，本書企圖指出，古典經濟理論（尤其是傑佛遜學派的傳統）所強調的一些有關經濟發展的前提要件，包括，開放市場、增加外資、提升小廠商地位、降低國家干預等，其實是與現實發展經驗不符。本書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從台灣電子業的產業結構變化與廠商的調整策略，對於台灣這個後進國家產業升級過程內容所作的考察。環繞著「後進者優勢」這個核心概念，書中對於我們其實並不陌生的一些後進經濟廠商如何一步步降低生產成本、擴大規模、進行全球化的過程，作了相當細膩的描述分析，並且賦予一個動態的統整分析。這裡呈現了不少與我們過去的理解相左的一些看法與發現，包括，外資在台灣電子業發展的角色其實沒有我們過去所認為的那麼重要（竹科的外資比例不高、很早就開始慢慢退場）；產業升級過程中，當產業成熟後，既存廠商才是下一波升級的主角、而非主流看法所稱頌的充滿活力的新興小廠商；產業升級主角必須是全球運籌的大企業；過去研究台灣發展所強調的中小企業綿延細密的生產網路其實並不是要角等等。這些某種程度上打破迷思（demystify）的看法，頗值得台灣產業組織變遷與相關領域的

研究者進一步與其對話。簡言之，從兩位作者的所設定的問題架構、資料分析與發現來看，這本書的策略是成功的。

回到前面所強調的，我們對於台灣產業發展的大哉問：台灣產業何去何從的問題！當台灣的光碟片及光碟機產業，舉例而言，就像書中所描繪的耀眼亮麗的電子業一樣，同步登上全球製造王國的寶座時，可是我們一台代工報價二十五美元的DVD-ROM光碟機，卻必須付出近十美元光權利，產業升級的意義何在？！幾十年來號稱以公部門（如工研院）的力量要幫助台灣廠商進行研發創新，在《後進發展》一書中幾近被美化的政府角色，為什麼我們號稱世界第一的光儲存產業還是被笑作「無頭」產業<sup>1</sup>，包括主軸馬達、晶片等關鍵組件或基本原物料還是要依靠別人？！當一個個市場佔有率「世界第一」的產業，在賺取大量辛苦錢之後，因為毛利率下移，如候鳥般的不斷移出台灣時，我們可以如何提問「產業升級」的研究問題？！台灣產業有沒可能超越代工的模式，走出其他的道路，似乎不是一個不切實際的集體焦慮？！我們要不要繼續採取低稅制、鼓勵量產衝到世界第一的積累方式，也不再只是抗稅聯盟所訴求的社會正義而已？！台灣過去到現在的產業當中，有沒有一些潛在的案例，有可能走出另累的路徑？！研究上又要如何去處理（tackle）這類具有重大現實與理論意涵的迫切問題？！

《後進發展》一書的貢獻在於提醒我們，與其太快就發問什麼台灣要「如何發展自有品牌」、「如何超越代工的困境」、「如何發展知識經濟」之前，我們要先對既有的經濟（產業）發展軌跡進行更深入的掌握與理解。但這不表示，我們不能對於產業升級的關懷提出更深入、更具批判性的研究提問與策略。現階段台灣產業研究議程更寬廣的架構也許

---

<sup>1</sup> 指光碟機核心組件「光學讀取頭」仍然沒辦法自製，必須依賴進口。

是：要如何從紮實的個案研究來掌握台灣產業發展的特性、困境和可能的出路。個案的用意在於，透過產業的特殊性（industry-specific）的研究取徑，使得不同產業在「產業升級」（寬廣意義）的可能性具有比較與系統對話的可能。一方面避免太快將某一個產業當成範例過度推論到台灣整體發展的危險，同時也允許更細緻地處理產業歷史發展過程，帶進「時間」與「技術」座標（本書中區分先進後進國家的關鍵向度），考察各個層次的行動者在該產業全球商品鏈結構中的機會與限制。此外，產業特殊性的研究取徑，如同社會學一些經典研究所顯示，<sup>2</sup> 還可以矯正許多理論所可能具有的決定論（deterministic）的色彩或偏失。最後，這個寬廣的提問架構，更可以將台灣經濟發展的研究延伸到不同階段經濟積累體制（accumulation regime）所涉及的教育、社會規約（social regulation）、乃至集體心智特質的文化史課題。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要感謝《後進發展》一書，有可能為下一個階段台灣經濟（產業）研究的深化，踢出（kick off）一個新的局面。

---

<sup>2</sup> 例如，研究職業的性別隔離的名著，Ruth Milkman，*Gender at work: the dynamics of job segregation by sex during World War II*（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所作的方法論的示範。